



外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二

譜 牡丹記附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鸚鵡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

金星爲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鋦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崑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硯筒便於提携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湏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鋦者尤發墨歟石多鋦惟賦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

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
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
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
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
而斲以爲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
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
也魏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
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
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

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
一余置中書閣下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
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
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
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
列第不出三已下

七字一作終列第三

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

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
 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
 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
 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
 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
 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自字可知也其愛重之
 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居三河間一有最字古善地昔
 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
 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
 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

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崐崙一作混淪

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
 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
 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
 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鬲一作備并而不相和入故
 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
 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
 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一作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
 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
 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

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
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
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恠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
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
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
梅聖俞遊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旣還不
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
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
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
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

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
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
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
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藥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撒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粗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撒

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藥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為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

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棗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鞞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鞞故謂之鞞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

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本

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撒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撒之九葉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葉爲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

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十葉紫花一有出民左氏家字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其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

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篆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

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
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
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
抵丹延巴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
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
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
五字一作當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什而寂無傳
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
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
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
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
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
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齎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
陂堤張家園棠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
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
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
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
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

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
 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
 篋子人家治地為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
 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南氏多只云皇
 也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
 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
 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
 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杜後重陽
 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
 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弱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

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
 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
 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
 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
 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
 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
 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
 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
 既去弱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
 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

舊者蓋有蠹虫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
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窓以大鍼
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鑿花之法也
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押大小草衆體皆
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槩時人得者甚多惟不
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
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
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
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毫以模本遺余使者未
復於閩而凶訃已至于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
戲君謨之筆旣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
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外集卷第二十二

硯譜惟此崑石

此一作歸峽此下一作比

牡丹記花品序以自私

此下一有也字

偏氣之美一作偏病之氣萬

物之一惟也

或無一字

花釋名或以氏以字下一九藥真珠此下一有司馬

坡一作鬻其園此下一因曰一作因有一白點如珠

而葉密一作點白如珠其丹州延州花此下脫崇德

寺一作崇如拍板此下一有不過一二朶二一此花

黜矣此一作丹延巴西作已

風俗記以菜葉以尤著者此下或有或用日未出

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

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一作或用日西或

日乃澆十月十一月二三日以鍼花三字上一入其膚

花輒死膚一作皮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

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两篇頗同其後則曰敘

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

異襟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

門萬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某撰後

有梅堯臣跋盖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

名大槩謂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雖盛然沈宋

元白未嘗形容其美且異劉夢得亦止云一叢千

萬朶而已盖言今之名品當時未有而此乃以元

白常花唱酬為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

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絕筆於斯文安得此
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筮西洛作花品
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牡丹詩案梅以嘉
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
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辨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
或信耳

外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三

雜題跋

書李翱集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
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
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橐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
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

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篋者篋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

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

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泆唐之時子昂李
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
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
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
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
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
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
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
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
之得者一作直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
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徃徃人皆
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橐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
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
也余非得聖俞之橐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
一作識其性當讀一作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

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
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
漢間好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論人者也

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
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
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况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
莫若韓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
之而一作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
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
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惟神堯
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
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
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能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

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

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翺憂者又皆

賤一作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

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景一作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
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畧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
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

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常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常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大畧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

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一作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

歲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
但深歲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
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
云銘文不合不稱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
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
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
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
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
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
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

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
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
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
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
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
郊聯句便似孟效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
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
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
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愛此文所以慰
吾忘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
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
陵歐陽脩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
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
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
寂為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
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

武周為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
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
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
一作官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
緘一作滅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
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况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
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為奇贈翰林
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
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
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
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
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慶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携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
釋手嗟今之人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
而還之廬陵歐陽脩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道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
脩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
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想其風
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

文忠公集 卷七十三 九
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

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

時多遊其家見其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

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

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

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

揚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

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

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

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

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

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

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

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

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

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

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

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一有皆字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竒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

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
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一作俗言見畫鬼
神者易爲工以其
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
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
輒驚絕豈不又難哉此書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
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脩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
以還公期書室嘉
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
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
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
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

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
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
徃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予旣泣而論次
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
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
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
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
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

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為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於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為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予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為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維不以智造而力給一而其一一無此字醜好精粗壽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

天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由是言之
又若有爲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
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其實荔枝果之絕而非
名花昔樂天二字亦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
邪然斯二者惟一此字無不兼萬此字無物之美故各得
一作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
也予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聞
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
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
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

脩題

暖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
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
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
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
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閑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
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
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

帝嘗加稱賞爲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
書

跋茶錄

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
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
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断裂之
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温彦博墓
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
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
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
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
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
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
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
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
不及烏足道哉 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
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

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扃鎖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

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緻上恩禮亦薄漸見踈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則當漸脩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真宗時劉子儀當直旣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閶然吏人

共守空院而已職隳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
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于後治平
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
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狙皆在屏
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
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
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

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
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
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
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
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為泫然遂軸而藏之熙
寧三年五月十二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

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廼知造意者爲難工也晚來
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
以言者乃爲已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
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
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
茲爲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
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過矣
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

居士

論尹師魯墓誌故條析石本作故可當之石本作可

而不簡類彙作而或不簡必求其可當務盡其道理石本無

歷貶石本作歷盡知師魯四字上石仁義石本作其

學石本無叫屈類彙作於其銘文石本無乃云銘文

石本無以非罪石本無未必為非石本作故不此下

必若謂石本作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類彙

甫湜作韓文公誌云石本作之戲石本作孔子言石

誌與李翱行狀誌言之戲石本作孔子言石

作仲故師魯之誌故字下一豈恤此下石本

尼言有於字廢而真蹟廢字世人真蹟

跋永城縣學記唯以真蹟作廢而真蹟廢字世人真蹟

無人字

此卷論尹師魯墓誌即辨誌也遂寧府有石刻載

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畧新進士孔嗣宗請詣潁州

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為添換并遺辨誌又荅嗣

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

當辨為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使其妻子不足

故須委曲近曾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為語尹氏凡

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尚或可疑姑附于此

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訴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大尉
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
時固無甚添換也

外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四

近體賦 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并引狀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
初出中外群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
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
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
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
事亦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為試題

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
 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
 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
 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
 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
 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為
 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
 進

賦推誠應天
豈尚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

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
 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消於未萌臣聞天所
 助予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
 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
 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
 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
 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
 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
 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
 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日食正旦雨冰木
黑風起白日晦

枝今春如此之類皆陰之爲蓋陰爲小人與婦人又爲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爲患則群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威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况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歛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

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况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兮誰不敢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聰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

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
覺悟雉鳴於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脩省者實也
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
之聖明不間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一作忠之可採苟
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
於旒宸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

良王非琢
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載琢以爲良
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磋有則取應用於圓方
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

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內勗故我誘之於人
諭之以玉內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
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
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
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叅六瑞以凝輝然則
攻自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
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礪而
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王者華於國而可重器
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
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

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王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尚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珎而並用在設諭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創半璋金璧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揚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璣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

堂陞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

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遠地以同彰稽往牒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承於堂陞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宁以居極統群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厦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偏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榱棟之相依一作高列辟下陳由陞庶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

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子一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耽耽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群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大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楹新寶構萬杵逐歡謳
照爛雲薨麗回環壁水流冠童儀盛魯蒿柱德同周
舞翟彌文郁橫經盛禮脩微生聽昕鼓願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平土之職
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
奉水土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牒惟精
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
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
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

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
而可覩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
而辨之度地居民既脩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
而可知甚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
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
職主於空土既險阻之盡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
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
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叅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
群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
而靡爽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

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
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莫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
於方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鄼侯創業
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
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求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
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歲蕤飄翠羽赫奕展華旌
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蓋輝映雜綏纓
且異文竿飾非同翽舞名竹宮歌誌祀雅曲播遺聲

文忠公全集 卷七十四
殿試藏珠於淵賦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媿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芟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爲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乎寶而奚爲捨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辟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

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旣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旣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竒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領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王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

理寔大化於無爲致爾漢臯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
蠙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
乎至險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
拂

博愛無私詩

賞以春夏賦

天子行賞
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勲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
無忘爾勞法蠡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
原夫執政者君爲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
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爲其喜蓋夫欲固其國

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
無僭必順時而后軌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惠
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
執衡在氣爲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
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
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
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
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已求其端而取象法
太簇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
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

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爲
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
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爲和而爲福時與事逆則有
災而有饑在乎察動靜以爲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
猶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
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
振時且異夫賜以鞶纓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袞冕譏
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爲令苟
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穀子之言以
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

祇畏天道
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
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爲人上者兢兢
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
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
本爲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
洽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
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
罔怠致疆啓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
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

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爲懷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啓居兮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洊雷著修省之于萬國

斲雕爲樸賦

除去文飾歸彼淳樸

德以儉而爲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僞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僞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斥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

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
作之紛紜剖刻楠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篋之僭
反木噐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滯是抑道尚取乎
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樸玉以全真壘去
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
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
同歸礪而錯諸盡滅雕蟲之巧質爲貴者寧慙朽木
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
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
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噐命
工列乎雕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還淳曷若剖
剝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真懿
之隆者非假飾以爲資儉之至者匪奇滯而是覺但
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
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

王者行祭
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
乃後海以爲常幣王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
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
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

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紀地之名用能縟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旣秩榮經瀆以領祠群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旣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渙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拳推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异哉祭尚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尚

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
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
旣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
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爲鞠而斷爲棊然則道不可以
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
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誨象地象天以
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
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
藝成而下明鑿枘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
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
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
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
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諭言如未達
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剗斲斯主翫其
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
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

魯公之後棊本周禮
見振奇集已下續添

候國脩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
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爲至治之基
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

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盛法
爲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
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述夫禮與時至
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爲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
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尚可宏宣於祖業
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
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
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
之法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
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

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弃芳猷蓋固帶以惟
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王室而作離
黍何俟興言於穀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
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
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
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人所
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
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
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共法爲治之極則其
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爲本焉致

邦儀之含厚

秋獮詩見古省題詩

幽籥迎寒至商飈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
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散為裘
索享儀非蜡圍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外集卷第二十四

進擬御試賦引狀自四年來四字下一

王不琢不成器賦可成一作難成一作

賞以春夏賦必順一作順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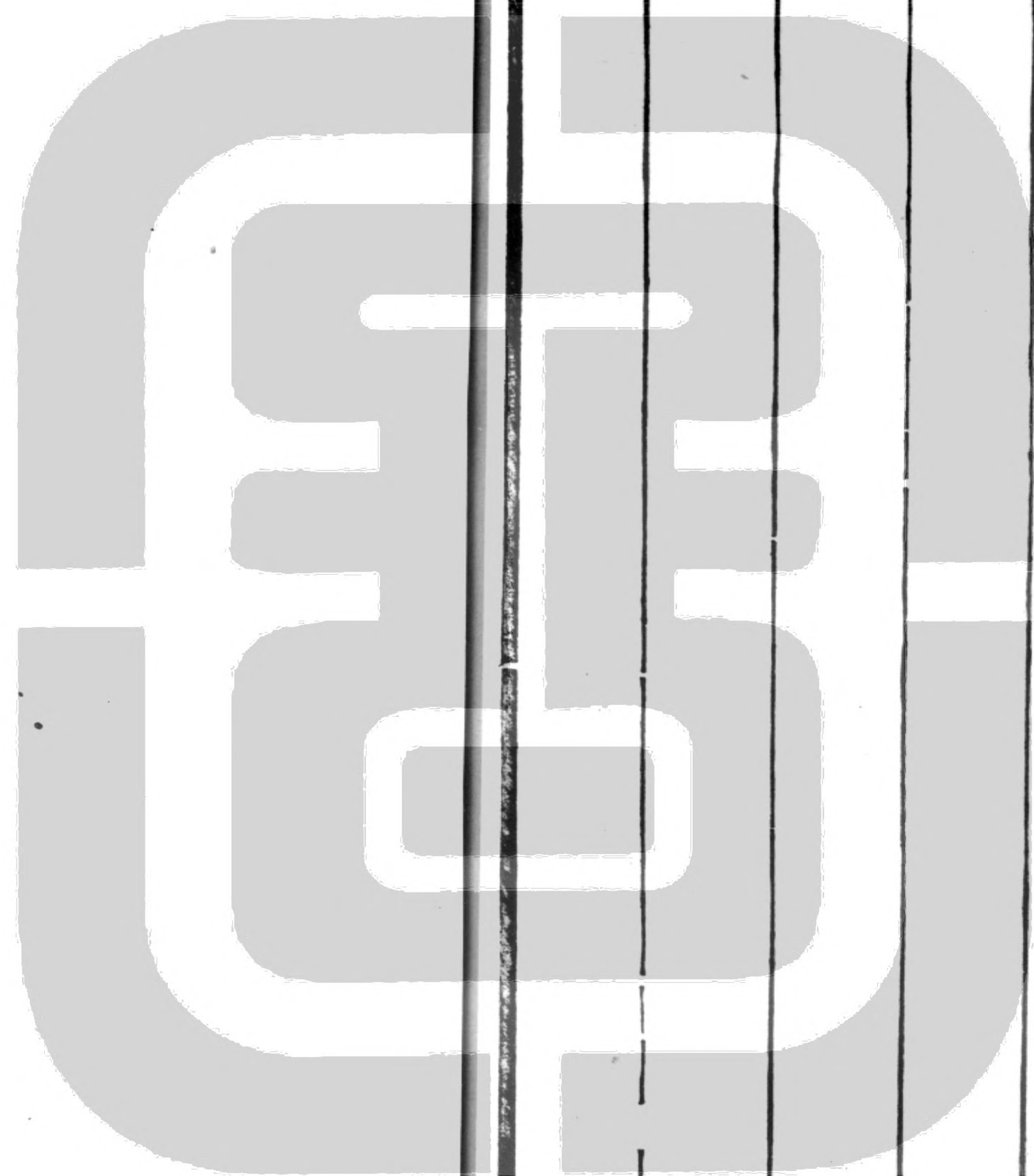
成一作東動也物之以成養育長育有常一作無差無爽一作

不具在一作其載往牒攸欽一作往事逆一作有災而有

饑一作或饑主一作殺而不行一作後故能一作蓋其且異

夫賜以鞶纓賜以繁纓夫贈其袞冕一作袞冕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完為鞠完當



聖